

自古以来，竹子便深得人们喜爱。“露涤铅粉节，风摇青玉枝。”“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破岩中。”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。”……文人墨客谱写的一曲曲歌颂竹的诗篇，让人敬佩的同时，不由对竹产生些许的“羡慕”。我想，竹的“成名”，或是因为它那坚贞不屈的高洁之姿，抑或是人们被它的凛凛气节所深深折服。

“新竹高于旧竹枝，全凭老干为扶持。”办公室的窗外，有十几棵无人照料且自由生长的竹子，伴随四季交替、风霜雨雪，孤独的它们也学会了繁衍生息，从最初种下的几棵到如今的一片，在杂草的陪伴下，长势喜人。每每微风吹过，竹叶开心地随风起舞，淡淡的竹香便四下溢开，沁人心肺。由于好久没关注过它们，近些日子，竟发现有几棵高大的竹子已经“蹿”到了办公室的窗户旁，时不时在风的鼓励下，调皮地用枝条敲打我的窗户，好似得意地说“快看我，我终于长大啦”。每逢工作闲暇时间，我喜欢站在竹下，任清风拂面，享受它们带给我的清凉，短短几分钟，夏日那股浮躁便得以安静；有时，我也喜欢打开窗户静静地看它们，看它们跳舞，看它们和我挥手。闻着竹香，任思绪飘向难忘的时光。

早些时候，我们家在丁山上有一片竹林。童年记忆中，我很喜欢和奶奶一起上山挖竹笋。挑一个周末的早晨，奶奶背着挖笋的笋撬，我提着竹篮，拿着专属于我的小锄头跟在后面。我们祖孙俩迎着初升的阳光，沿着田埂一路往前。早晨的泥土还有点湿软，一不留神鞋上已沾满泥浆；两旁布满露水的杂草也调皮地将水滴留在我的裤腿，虽

故乡村旁有一条安河，通向远方。河旁是十里长的河堆，从我家通向爷爷的渡口。

河堆很高，堆顶有条够一辆牛车走的土路。两边坡上，长满大大小小品种繁多的树，随性长，忘乎所以长，得意忘形长，长成原始的样子。

河堆外侧是安河，水平如镜，偶见船只往来。内侧是一望无际的田，长着一一年四季的庄稼，结出一一年四季的果实。

爷爷的渡口，有个草庵，有片芦苇，有片林子。爷爷住在草庵里，看管渡口芦苇林子。

从我记事始，河就在，堆就在，树就在，田就在，爷爷的渡口就在。奶奶要去那里照顾爷爷，也要照顾没长大的我们（我和弟弟妹妹们五个）。奶奶就在渡口和家之间的河堆上来来回回。

河堆远离村庄，除了农忙时节可见收种庄稼的人，平时堆上空寂。但相隔两里有一座草庵子，是看堆上的树而设的。草庵是顺着河堆一顺坡扎在土里盖的，如蘑菇那样顶破土层从土里长出来。草庵安静，偶见一个安静的人，从草庵低矮的门，低头安静地走出来。庵前一条狗一只猫，安静地躺在树下妥妥地睡或眯着眼半睡。

河堆安静，河水安静，田野安静，吃草的牛羊安静，树长得安静，牧人安静地躺在树荫下睡着，奶奶安静地走在河堆上。“蝉噪林逾

一窗青绿

张升航



蜂之恋 石晓红 摄

是一身脏，仍无法阻挡前进的步伐。田野和丁山之间有条小河，潺潺水声伴着阵阵鸟鸣，心旷神怡之感油然而生。跨过一座农民自制的木板小桥后，继续在山间小路上攀爬，不久便来到了自家的竹林。放眼望去，那金黄色的碧糠好似一张被子，将未钻出的竹笋紧紧包裹，生怕它们着了凉。正当我沉浸

在这幅画卷中，想象着被子下竹笋是不是正在奋力探出脑袋时，奶奶的一声叫唤把我拉回了现实。原来这短短的工夫，奶奶已经挖了好多，让我去捡笋。

挖笋是个技术活，要在厚厚的碧糠下找到竹笋，还要完整地挖出，不由让我开始敬佩奶奶。由于长时间在学校读书，每天和唐诗宋

词打交道的我和竹林之间早已经没有了默契，不怕笑话，我在竹林里走来走去也发现不了被泥土抱在怀里的竹笋。有时瞎猫碰上死耗子发现几棵竹笋，可惜每一棵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，原因自然是被我误踩。要是它们会说话，估计早就摸着头上的大包破口大骂了。而奶奶不一样，在乡村土生土长的她，不需要用笋撬探路，只需目光一扫，便能找到笋的痕迹，笋撬一挖，一颗带着根和泥土的竹笋就呈现在眼前。在我看来，这简直就是无中生有的魔术。所以童年记忆中，每次和奶奶上山挖笋，都像是一场邂逅惊喜的旅程。

结束这场“旅程”后，祖孙二人便满载而归。一上午的成果除了篮子里那带有些许泥土的竹笋外，还有裤腿上早已干了的泥巴。回到家，母亲便开始张罗午饭，她用那双灵巧的双手将竹笋沾满泥土的外衣脱下，随后将其切成小块放入锅中，倒入山泉水，并切几片房梁下的腌肉作为调味。一刻钟后，竹笋的清香伴着腌肉的咸香从厨房传来，我迫不及待地来到厨房想要品尝竹林的恩泽，轻舀一勺放入嘴中，瞬间一股清香从口腔弥漫，直达心灵深处。

这一刻，我似乎与这碗竹笋达成默契，只因它在我身体深深扎根。待到来年春天，带着我对家乡的思念破土而出。

捧一缕竹香，揽一抹竹影。坐在窗前，望着烈日下静静伫立的棵棵翠竹，不由感慨时光飞逝。似乎它们拥有不寻常的魔力，将我所有的烦恼忧伤，都倾倒在那一片静静飘落的竹叶上，随它一同葬于土中……

鸟窝、草木。熟悉草窝里飞走几只鸟又孵出几只鸟儿；熟悉每一块土壤，知道坡上某个地方悄悄地长出蘑菇或瓜果来……当一切深入熟悉时，就成了彼此熟悉。草庵的人、庵前的猫狗、鸟儿……也都熟悉奶奶。奶奶生命里的绝大部分与河堆相融，这是奶奶生命里最美的部分。

当一旁的田里一年一年长出庄稼，一季一季结出果实时，河流还是那个河流，河堆还是那个河堆，树仿佛还是那些树。奶奶却不是原来的奶奶。奶奶从特别年轻走到特别年老。直到爷爷七十多岁生病过世，七十多岁的奶奶才从河堆撤下来。奶奶走不动了，她的力气都用在那么多年的河堆路上了，也好似走了这么多年才知道累了，去了天堂，那是安河都流不到的地方。

后来回故乡，安河在，河堆在，奶奶却不在。但我能看见奶奶的脚印还留在河堆的土里，如奶奶盖下的无数图章，那还是奶奶的河堆，如故乡还是我的故乡一样！

奶奶的河堆

袁雪琼

静，鸟鸣山更幽。”蝉噪鸟鸣，比赛似的大合唱，让河堆越发清幽。

我八九岁时，第一次由奶奶领着走上河堆去爷爷那。看到了世界之辽阔，河之大，堆之大，田之大，奶奶之大。

奶奶之大，在大自然最原始最质朴里，似乎拥有一种与大自然交流的超能力；奶奶之大，在我与河堆初接触时的战战兢兢中，因依赖她的力量开始喜爱河堆，并学会像奶奶那样与自然和谐相处。

奶奶了解河堆，给我介绍这是什么树，那是什么草，枝上的什么鸟儿在叫……像介绍朋友给我认识似的。当一只大鸟在阳光下的河堆上空盘旋，不时猛扑而降落一棵树上，叫声尖厉，如一把锋利的剪刀，把天空剪破了似的。我就害怕，不敢前，更不敢后，紧挨着奶奶。奶奶神情温和而执着地牵着我的手，笑着说，这是一只鹰，呼朋唤友呢！接着仰脸朗声对鹰的方向说：“去吧！飞去你的远方吧！”鹰好像听懂话似的展翅飞远了。天空依然无缝地罩着我们。

河堆两边的树也比赛似的长，枝繁叶茂，丛丛簇簇拥拥挤挤，把

堆顶的路遮住了，树也罩着我们。阳光从树隙间漏下来，落在泥路上，闪闪烁烁，天真活泼地跳动，如铺了一路的碎金子。我和奶奶踩着金子的光芒在树下走。从河堆一头走进，在另一头走出。奶奶给我打开了通往新世界的一条通道。仿佛从原古通向敞亮的现实世界。

奶奶确实是从旧时代走来，裹过脚，裹得不严实，是奶奶偷偷放开来的。以此奶奶的双脚放开来走路，走得快还稳，走得轻盈。当我走累时，奶奶就停下脚步，找块石头坐下歇歇。我到现在都很佩服奶奶很会走路，擅长走路。有时走得极快极快，有时走得不急不缓。奶奶在河堆上一来一回二十里，轻快地走，却不累。奶奶练就了走路的功夫。河堆是奶奶一辈子的舞台。

走在奶奶身边，第一次知道奶奶有多勇敢就有多孤单，有多孤单就有多勇敢。奶奶的勇敢和孤单并存，勇敢先是由孤单里走出来的。奶奶成为孤勇者。走在自然的大空间里，非常放松，非常自在，非常坦然，没有任何拘束或约束，完全一个真实的自己存在，如真实的一棵树。

奶奶真实地熟悉河堆、草庵、

